

# 奔跑的父亲

(小说)

□刘剑波



绘图:瞿溢

我发觉,父亲一直在朝白城的南边移动,这又是一个谜。不过,这个谜很快就解开了。四月的黄昏,我在下班途中,又接到母亲关于父亲没回家的电话。好像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都是在这个时候。这个时候正是落日时分,也是让人缅怀的时分,父亲选择在此时奔向野外,意味深长。我觉得,父亲迷恋上了落日,或者说,父亲迷恋上了太阳触及地平线的感伤景象。在父亲眼里,夕阳就像一个燃烧的铁拳砸开了地平线,他觉得他的心也被重重敲击了一下,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。这其实就是往事的回响,它在父亲心间久久萦绕。

跟最初完全不一样,母亲的语调已经没有了惶急,变得像陈述某个事实那样淡然。我靠边停车,打开手机上的GPS,发现父亲已经跑到白城南面20里外的童南去了。我赶紧驾车朝童南驶去。童南是白城与赵县搭界的小集镇,有意思的是,南半个镇子由赵县管,北半个镇子由白城管。镇上人到饭馆吃早餐,很可能脚搁在白城,屁股却坐到赵县去了。到达童南后,我又看了一下手机上的GPS,父亲出现在新华路上。该路位于童南南边3华里处,也就是说,我从白城抵达童南的过程中,父亲又跑了3华里。

我开到新华路,发现前面是一个T字形路口,一条东西向的土路横在前面,贴着土路的是一条隐秘的河流,河面星光闪烁,像撒了一把碎银子。四顾空无一人,只有簌簌作响的江芦摇动声。GPS显示,父亲已经置身在赵县的北兴桥了。我在百度地图上搜索到了北兴桥,它在白城正南方,距离白城30华里。我不明白,80岁的父亲哪来这么多的力气。

北兴桥也是个很小的镇子,百来米长的街道,两侧缺牙豁齿地坐落着一些脏兮兮的店铺,街灯寂寥地亮着,不见人影。很显然,父亲已经离开了这儿。GPS告诉我,此刻父亲现身在井水村

9组。从百度地图上看,井水村9组位于北兴桥西南,离我2公里左右。父亲已经走入了村道,在我的印象里,村道总是狭窄坑洼,纵横交错的,进入里面犹如进入了迷宫。很有可能不但找不到父亲,连自己也会迷路。看来只能求助110了。接线员是个女人,声音温情,有磁性,说实话,这声音一下就攫住了我。可是,听我说明情况后,这声音里温情的部分就被尖锐占据了,埋怨我没有先报本县的110,程序上出了差错。继而说出警帮我找父亲根本不可能,不要说现在已经10点多了,就是在大白天也不可能。女人说,这样吧,我通报给北兴桥派出所。要是哪个村民发现了你父亲,并且这个村民报了警,派出所就会与你联系。这样,你就能找到你父亲了。

我后悔打了这个电话。我又看了一下手机上的GPS,父亲已经从井水村9组跑到井水村8组去了。我让导航带着我朝那几奔去。其实,村道远比我想象的宽敞得多,有足够的空间让汽车通行。我打开大灯,明亮的灯柱劈开漆黑的夜色,一直射到道路的尽头。一只轻盈的猫横穿道路,又倏地停下来,扭头看向我,眼眸如闪电。成群结队的虫子纷至沓来,聚集于灯柱狂舞,使得笔直的灯柱霎时扭动起来。远处,有个人影子立于田头,我心里一喜,那是爸爸! 开到近旁却发现那是孤独的稻草人。

目的地竟然是一处废墟,路被堵死了。GPS告诉我,父亲出现在轱辘路北。仰仗于导航,我很顺利地找到轱辘路,朝北驶去。一个人影出现在车灯里,那满头白发和臃肿的体态明白无误告诉我,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。终于找到了父亲。我并没有喜出望外,这缘于我相信GPS强大的搜索功能。我看了看仪表盘上的时间,21点30分。像以前那样,我将车开到父亲身旁,把头伸出车窗,喊了几声“爸爸”。也像以前那样,父亲置若罔闻,继续奔跑着。我停住车,没熄火,让车灯亮着。父亲其实已经疲惫不堪了,他在车灯里趑趄着脚步,奋力往前跑去。在父亲的前方,就是路的尽头

了。车灯打过去,是一座黑黝黝的土丘,在土丘与道路之间,是一片草地。草叶上的夜露,在灯光里晶莹闪烁。我跳下车,朝父亲追过去。当我追上父亲时,我们已经跑到了那片草地上。这时,我们离那座土丘很近了,父亲突然扑倒在草地上。我心里一惊,跑上去拉父亲。父亲却匍匐爬行起来,从我手中滑过。我惊异于父亲的灵活和敏捷,紧跑几步,俯身抱住父亲。爸爸,快跟我回家。我想把父亲抱起来,可是父亲像一块石头那么沉,我非但没抱起来,累坏了的我也倒在了地上。父亲生气地说,战斗还没结束,我怎么能回家? 我不明白父亲在说什么。我看到父亲眼睛紧紧盯着前面的土丘。突然,父亲伸手将我脑袋掣在地上。我的整个脸抵在泥地上,浓烈的土腥味直冲鼻子。

片刻后,父亲说,好了,好了,没事了,子弹过去了。我越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,什么子弹? 哪儿来的子弹? 父亲说,你没听到机枪子弹的哒哒声? 我听到了,像爆蚕豆似的。你没打过仗,不知道新兵怕大炮,老兵怕机枪。有经验的老兵能根据打来的炮弹声音判明怎么躲避,可子弹的速度太快,你被打中前根本无法分辨子弹的方向。战场上经常有这种情况:新兵往往听到炮弹的呼啸就吓得尿裤子,这时候老兵已经找到躲藏的地方了。太莫名其妙了,父亲说这些干嘛? 我想爬起来,可是父亲却死死箍住我,别起来,目标太大,容易成为敌人的枪靶子。敌人? 哪儿来的敌人? 父亲指了指前方的土丘,敌人就在碉堡里啊,你没看到枪眼里吐出的火舌吗? 不行,我要炸毁它。父亲又顽强地朝前爬去。我愣在了那儿。我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弄懵了。

我看到父亲站起来,右胳膊挟着想象中的炸药包,弯腰俯身朝土丘冲去。父亲脚步歪斜,踉踉跄跄。我上前去拉父亲,他像残墙倾圮,倒在了地上。我不能跟你回家,我还没有炸掉碉堡,我要炸掉碉堡才能跟你回家。父亲喘息着说。爸爸,没有碉堡,也没有敌人,快跟我回家吧。我央求父亲。父亲的犟劲

上来了,趴在地上死活不起来,说非要炸掉碉堡不可。我试了几次,都无法将父亲抱起来。我知道,我抱的不是父亲,而是阿尔茨海默症,它壮实得像个巨人。

我急中生智,喊了声“张连长”。父亲略怔了一下,随即响亮回应:“到!”我又说,敌人火力太猛,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,我命令你撤出阵地。父亲又响亮地回应:“是!”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:父亲掉转身,往回匍匐爬行。父亲的动作干净利落,颇具专业味道:前进时,屈回右腿,伸出左手,用右腿和左臂的力量使身体前移。同时屈回左腿,伸出右手,再用左腿和右臂的力量使身体继续前移,依此法交替前进。在这个过程中,父亲的臀部一直在有力地左右扭动着。我相信,当年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,父亲就是用这样规范的动作,或悄悄接近敌人的阵地,或越过火力封锁下的开阔地,或是在打退敌人的某次进攻后,为防敌人的冷枪而爬向尸横遍野的战场,捡取子弹或手榴弹,为即将开始的下一场战斗补充弹药。

也许是觉得躲过了敌人的机枪,来到了安全地带,父亲放缓了爬行速度,且变匍匐低姿为匍匐高姿。父亲继续往前爬行,葱葱荒草在他身下哗哗作响。我突然意识到,要是我再不下达命令,父亲会没完没了地爬下去。

我喊道:张连长! 父亲答,到! 站起来! 是!

这时,父亲已经爬过了土丘与道路之间的那片草地,我的车就停在不远处,两道耀眼的灯柱直射夜空。我又发出指令:前方是我军的坦克,我命令你爬进去! 是! 父亲朝汽车奔过去。望着父亲奔跑的背影,我被自己逗得哈哈大笑。我发现,这是多么有趣的游戏啊。我上了车后,意犹未尽,还想继续玩这个有趣的游戏。我一边发动引擎,一边大声说,张连长,你现在的任务是看着我驾驶坦克,向敌人阵地发起冲锋。后座上却传来父亲山呼海啸般的呼噜声,父亲已经歪在车座上酣睡如泥。(七)

在内史任上一点不顺利,眼看东土荒灾无力赈济,哀鸿遍野,心快要碎了。他收拾行囊,辞官归里,从此与闲云野鹤的日子相伴。他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,只要忙完献之的婚配,他就能享受天伦之乐。然而,姨母的去世搅动他的内心,想到自己吃药不仅不能强身健体,而且经常腹中疼痛,身体大不如前,死讯触动那根脆弱的神经,奈何桥的那头是姨母,这头是他。可叹天下大乱,祖坟被毁,王家的气数难不成随着社稷一起走向了尽头? 悲悯无语,他只能托人修复,除此之外无能为力。老气多病,孤独冷清,在外地为官的儿子们好久不曾联系了,往日故交也大多零落各处,偶有交集,多是有事相求,二谢囑办的事情还没办好,孔侍中没问领军快捷的事,也忧悬在心。有太多的忧愁惆怅排解不去,正好周抚从蜀中来信说巴蜀山川的种种奇胜,连扬雄的《蜀都赋》和左思的《三都赋》都没有记载。他不禁马上提笔给周抚写信,相约一起登汶岭峨眉山,绝不戏言。在山阴,他手植的胡桃林依旧,只是斯人已去空悠悠。如今,胡桃林早已不复存在,斯人只留下一个名字符号:王羲之。



## 民间写真

### 花开春又回

□周荣丽

在母亲的再三呼喊下,我回了趟老家。村与村之间的路障已经陆续拆除,心中久绕不去的梦魇被田野的风吹散。

婆婆纳在风中轻轻地摇动,那种轻盈和空灵能直击人心。蚕豆花睁开特别明亮的眼睛,闪啊闪的,把你的眼也闪亮了。阳光下的麦苗,翻动着绿茵茵的波浪。远处大片大片的油菜花,绽放着喜悦和热情,执著地为春天开着。脚边大葱、韭菜、蒜,全尖尖地绿着。田野是安静的,也是热闹的。站在田头,我才感觉到这世界是活的。

一个多月的宅生活,全靠了看一些老电影,读闲闲的无用文字,捣鼓些吃食度过。网购阳光四溢的向日葵,在记忆中勾勒那些春天的花,想象他们在枝头闹腾的情景。夜静时分,在空旷的路上和风嬉戏。在密密的小区嗅百家的味道。在万众焦虑的时候,能安静下来,井井有条地活着,也算是一种彪悍的生活姿势了。

有友邀约:约么? 去空旷的地方。约! 下午去了一趟龙游河。由于疫情的影响,游人不多,稀稀疏疏,零零散散,相互绕着走。

龙游河细浪微波,碧水悠悠,如盈盈笑颜。岸边柔软的垂柳娉婷,点缀着鹅黄色的柳芽儿,宛若一粒一粒的翡翠吊坠,清丽脱俗,清新雅致。疫情挡不住春天的脚步,龙游河两岸,处处洋溢着属于

春天的气息和风韵。最夺人眼眸的是玉兰花,没有绿叶的衬托与陪伴,不管不顾地栖息于枝头,一树,一片,一坡。白的如鸽,悄然憩立,似乎一个不小心,它们就会展翅高飞。紫的如灯,深深浅浅,把一棵一棵的树点亮了,热烈而浪漫。最多的是红月季,开放成一片一片的风景,密匝匝的,活力四射,激情飞扬,粉粉的花香让你的心都美碎了。三两株美人梅缀点其间,热烈恣意,肥硕艳丽,明媚而温暖。

似乎很久很久以前,我执著地以为梅是定要开在水边、墙角的,要有“疏影横斜水清浅”的清瘦;玉兰花要高立枝头,孤傲、清冷才对。

但也无所谓,就这样扎堆地开着吧,一大擦一大擦的,随心所欲,恣意灿烂,不管不顾地把热情传递到每一片花瓣,每一根花蕊。纵之顺之,出乎自然,怎一个好字了得。一树的花开,朵朵皆如仙子,便是邻家小妹般的,也堪怜惜。春风吹过来,冷雨打过来,蜂蝶扑过来,阳光照过来,月色漫上来,啊呀,照单全收,总是美好。

流连间,偶遇两女,眼见得两枝油菜花,眨眼在指间盘成花环,忍不住脱口而出:小姑娘,手好巧! 女子笑:哪里是小姑娘,老太婆一枚。回眸一笑:口罩,也有美颜功能。女子走几步,回转:送你! 花环轻盈地递到了我手上!

疫后第一次去小店吃早茶。听几位老人在议论我国抗疫的事,那个夸赞,那个自豪,把个小店涨得满满的。人心的回暖当是真正的回春吧。

## 江海新韵

### 春风一夜(组诗)

□萧萧

#### 温暖

山里的溪涧,灵魂瘦弱  
世人的凉手  
抚摸荒芜的下游

#### 一只鸟

驮着一座寺院的慈悲  
经过村庄上空  
丢下两滴空灵的经卷

#### 冬日漫长,春光迟缓

蹲在墙角的他  
像青苔,微微翻动了一下  
潮湿的念头

#### 春风一夜

失掉纽扣的人  
找到一大块黑色绸布  
他洗净身体,等着这块布  
把自己包裹起来

#### 春风吹拂,万物垂首

而一枚闪烁的纽扣  
一整夜  
都那么安宁  
那么幸福与苛刻

#### 后退

少年自午夜出发  
天亮时,他无声的泪水  
滴在我的额头  
迟疑的日常生活,  
便开始了

#### 不再提星光

不再将时间里盐的浓度  
与黑夜挂钩  
我慢慢习惯了  
在河边踱步,  
不追问它流往何方

#### 不说孤独

月光孤独。  
披着月光走小径的人  
内心有悬崖  
黑暗,是妥帖的镜子  
  
省略一切生活,声音  
和温度。人间  
仿佛是一只密罐

#### 只有寂静

客官。且留步  
人世多温酒和芬芳  
不如与酒家痛饮,  
让明月去他的

#### 天下纵有河山雄奇

却不如解开衣扣,  
开怀,寄寓  
这劳什子肉身  
归还给轻盈的早晨

#### 空城

春天的雷霆,  
依然在耳边  
挂着细细的弦  
一安静,它就会  
狂躁地炸响

#### 已经很小心

不过是一座灵魂的空城  
不过是枝头的残叶  
秋风里的荒寒

#### 我想问,不安的春天

鸟儿的喙  
是不是啄破了  
一枚薄薄的落日

#### 害怕镜子里的人

霜雪深重。  
尘世,像一把剃刀  
一点点剥掉油亮的黑色  
时光,生命,爱  
开始迟缓,委顿  
露出怯怯的白

#### 中年的马车,

滞留在秋风里  
往事涟漪,  
镜子的反光  
让我不忍说出  
苍老的诀别和痛楚

#### 一只手,

蓦然从镜子里伸出  
抓住衣领  
“你是谁……  
是当初,  
我疼爱的那个人?”

## 王羲之

(散文)

□孙天浩

只有回眸的奢望。我缓缓转过身来,一个身影其实已经屹立在我的身后了。也许每一个书法人的身后他都站过,只不过难以觉察而已。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置于神坛之上,他只想静静地在山林中与时间并行。就像他当初袒腹东床时,被人视为旷达也好,异举也罢,在他不过是无心的自我流露。

一声叹息在时间的长河里流向今天的我的跟前,东晋的风气柔弱如水般无法掬在掌心,更无法用想象来摹画。他一方面看破生死,写下“固知一死生为虚诞,齐彭殇为妄作”,一方面却吞服五石散以求延年益寿。他有超越生死的大智慧,心境空灵,笑傲山林,视有物为无物,故而能心手相畅,笔似蛟龙腾飞云驾雾。但他也是凡人,俗念萦绕,被服药时风包裹得严严实实,不能自拔。他对世事似乎不那么入怀,而是热衷于与一帮峨冠博带的朋友们聚聚喝喝谈谈,喝流觞酒,说清谈话,做锦绣诗,人生余事何足道哉! 兰亭的阳光透过扶疏的树影筛在每个人的脸上,与从心间跳出来的兴奋合二为一,在脸上,纸上,酒杯里,打出色彩斑斓的光影。

他用文字写出了人生况味,更用笔墨写出了艺术的千古绝唱! 东晋,一个偏安江左而且内乱纷纭的小王朝,竟然风云际会地造就了空前绝后的书法艺术!

但,王羲之还是王羲之,好像他就住在我家隔壁,喜时拔剑狂歌,忧时沉哀啸林。这样的性情邻居,才有不一样的笔墨文章!

笔下有乾坤。王羲之的江山在纸上,但又不在纸上,他把社稷安危和寻常日子托付于管颍,使转之间,换行置纸之余,有的是悲欣交集,没有的是笔墨方法。这样的江山有看不完的风景,窥不尽的奥秘。所以,东晋的会稽山绵延到今天依然是会稽山,但王羲之信笔书写在纸上的“会稽山”已然不是“会稽山”了,它是一座文化山峰,巍巍大哉!

他的笔墨在,他的魂就在——悠悠千古,他还活着。好像他曾经给我送来三百枚霜前橘,生怕我不屑一顾,信末来一句“不可多得”引起我的重视。好像因天气寒冷,他身体不太好,心情郁积,为怕友人惦念,勉力书札以告慰。一场大雪过后,天晴了,他想起朋友托付的事情没有办成,萦绕于怀,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,干脆就不详说了罢。他